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一之二

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附宋論

讀通鑑論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讀通鑑論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漢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第二卷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第三卷

王莽

漢更始

光武

第四卷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附 熹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第五卷

三國

第六卷

晉

武帝泰始元年

惠帝

懷帝

愍帝

第七卷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第八卷

宋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第九卷

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第十卷

隋文帝

煬帝

第十一卷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第十二卷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第十三卷

德宗

順宗

憲宗

第十四卷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第十五卷

五代

第十六卷

敘論

衡陽王夫之譏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

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粟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

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憐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足。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焉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潔。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

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情。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

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洗滌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况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敵。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况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

說董公編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割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况受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塗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裯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自櫟陽逮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

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窺。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笱。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剗之英君。皆習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汗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贊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人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莫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畧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畧。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

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畧。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已以下人。而斬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質。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

必踐姑許之言。而戮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膺仕。持大權。而士患得不蔽。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忤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忤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爲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到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慝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印刃不與者。悉己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况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

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芋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爲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爲心。日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思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胄。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卽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欒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况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

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已。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莫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伎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蠱蠱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割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伎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屬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獎。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靳而生其伎。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

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刃之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卽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夫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旣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蠹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弊。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俟國小。而無兵。尙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虀。而自溺。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